

黃帝內經

文献研究

主编 张灿玾



黃帝內經文献研究

主 编 张灿玾

副主编 徐春波 张增敏

编写人员 张灿玾 徐春波 张增敏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贯 剑
黄 健
技术编辑 徐国民
责任校对 郁 静
封面设计 王 磊
出版人 陈秋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帝内经文献研究 / 张灿玾主编. —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5. 1

ISBN 7-81010-842-5

I. 黄... II. 张... III. 内经—研究 IV. R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8056 号

黄帝内经文献研究

主编 张灿玾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tcmonline.com.cn>
(上海浦东新区蔡伦路 1200 号) 邮政编码 20120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崇明裕安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5 字数 609 千字 印数 1-2100 册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10-842-5/R·796 定价 60.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请寄回本社出版科, 或电话 51322545 联系)

序 言

《黄帝内经》一书，为中医经典著作之一，历来为医家奉为圭臬。唐代孙思邈曾云：“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代周木云：“《素问》一书……词古义精，理微事著，得天和于未病，续人命于既危，彝伦益敦，王化兹盛，实医家之宗祖，犹吾儒之有五经也。故曰：医人不读《素问》，犹士人不治本经，其以是欤。”然需通晓《内经》之奥义者，方知周氏出言之不谬也。

吾自少年起，承家学习岐黄术时，由先祖父洲公及先父树乾公（字连三，以字行）教读选本，略知其义。悬壶、执教之后，愈觉其深不可测。历代大医，莫不深谙经典，方可建医学之根底，得医学之精邃，悟诊治之法度，为苍生之司命。故数十年间，不曾疏于此学。凡前人之注疏，近人之校讎，多有所求；篇章之义旨，文句之训释，渐有所得。岁月之积，获益良多，习用既久，学亦渐增。是知医学之经典著作，其博大精深之道，岂可等闲视之乎。

吾生也鲁，学也浅。虽数十年间，勤求古训，博采众说，识亦渐深，然惑亦颇多。故就今存《素问》与《灵枢》所及之事，亦曾多方索求，寤寐思之，渐有所悟。于《内经》文献研究之疑惑处，亦略得一二。集之日久，笔以为文。昔日带学子研读《内经》时，曾与之共同研讨，彼等亦感，若沿此径，亦或可为入门之筌蹄耳。

本集仅就《黄帝内经》在文献研究方面的有关问题，如《黄帝内经》出典，《黄帝内经》成编年代及历史背景，《素问》、《九卷》名称及源流考，《素问》、《灵枢》引书引文考，《素问》、《灵枢》中不同学派，《素问》、《灵枢》之篇文组合，《素问》、《灵枢》学术思想研究，《内经》别传本的文献研究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个人数十年研讨所得，略陈管见。由于《内经》一书博大精深，本书内容亦仅拙见所及，未尽意处，容待续研。若能得抛砖之用，于愿足矣。

此集本系五年前旧稿，后因折股之故，未能续研，遂被尘封。旧稿原皆系次子增敏帮助编辑而成，后由贤契徐春波再为编纂整理、玄振玉襄助，幸得付梓，亦或可为有兴趣于从事《内经》研究者之参考。

本书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山东省教育厅科研处古籍整理研究规划办公室的立项资助，后又得到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吾本愚陋，学无根底，肤浅所得，管窥所见，安可尽是，故误、漏之处，在所难免，谨望方家有以教焉。

五龙山人 张灿玾
申甲谷雨于山左历下之琴石书屋

目 录

第一章 《汉志》著录医经类诸家考	1
一、《黄帝内经》之著录	1
二、《黄帝内经》与《外经》的关系	2
三、《黄帝内经》与医经类别家的关系	2
四、《素问》、《九卷》与《黄帝内经》的关系	5
第二章 《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及历史背景	9
一、成书年代	9
(一) 为黄帝与岐伯等君臣问答之作	9
(二) 成书于先秦说	10
(三) 成书于汉代说	10
(四) 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	11
(五) 近代研究情况	11
二、历史背景	12
(一) 科学文化发展的有关情况	13
(二) 五行与五脏的关系	22
(三) 依托之风	27
(四) 汉代刘向校书	29
(五) 《素问》、《灵枢》成书年代	32
第三章 《素问》、《九卷》名称及源流考	36
一、汉晋传本	36
(一) 《脉经》引文	36
(二) 《甲乙经》载文	37
(三) 《素问》、《九卷》、《针经》释义	38
二、南北朝传本	39
(一) 北朝传本	39
(二) 南朝传本	40
三、隋唐传本	43
(一) 史志著录	43
(二) 别书称引	46

(三) 现存之本	50
四、宋金元传本	61
(一) 史志及书目著录	61
(二) 别书称引	62
(三) 宋金元传本之考析	62
(四) 现存之本	69
(五) 宋金元刊本	74
五、明清传本	76
(一) 明英宗正统《正统道藏》本	76
(二) 明宪宗成化十年熊氏种德堂刊本	77
(三) 明嘉靖四年乙酉山东布政使司刻本	78
(四) 明赵府居敬堂刊本	78
(五) 明吴悌刊本	78
(六) 明嘉靖二十九年顾从德翻刻《素问》本	79
(七) 明嘉靖历城儒学教谕田经校刊本	80
(八) 明万历绣谷书林周曰校刊本	80
(九) 明万历吴勉学校刊《医统正脉本》	81
(十) 明万历潘之恒《黄海》本《素问》	82
(十一) 明书林詹林所刊本	82
(十二) 清代版本	83
(十三) 国外版本	83
(十四) 注释本	84
第四章 《素问》、《灵枢》引书引文考	85
一、《素问》引书	85
二、《灵枢》引书	87
三、《素问》、《灵枢》引书小考	89
四、《素问》、《灵枢》文句与别籍举例对证	103
五、《素问》、《灵枢》引书的学术价值	110
第五章 《素问》、《灵枢》中之不同学派	113
一、《素问》、《灵枢》不同学派例证	113
(一) 经络	113
(二) 脉穴	118
(三) 针道	121
(四) 卫气行	123
(五) 人气所在	125

(六) 八正所在之应于人	127
(七) 相形	129
(八) 脏腑	131
(九) 预诊死期	138
(十) 医学气象	145
(十一) 文字气象	151
二、探讨《素问》、《灵枢》不同学派的意义	160
(一) 有利于对该书成编年代的探讨	160
(二) 有利于学术源流的探讨	161
(三) 有利于学术体系的探讨	161
(四) 有利于学术的实践与发扬	162
(五) 有利于对该书的整理研究	162
 第六章 《素问》、《灵枢》的篇文组合	164
一、篇卷组织概况	164
(一) 《素问》	164
(二) 《灵枢》	169
二、依托撰人组合概况	173
(一) 《素问》	173
(二) 《灵枢》	181
三、篇文内容组合概况	185
(一) 《素问》	185
(二) 《灵枢》	189
四、重出组合举例	192
五、缺文组合举例	198
六、《素问》、《灵枢》组合问题简议	200
 第七章 《素问》、《灵枢》学术思想研究	206
一、脏腑学说	206
(一) 脏腑的基本概念	206
(二) 脏腑的基本系统	209
(三) 脏腑的基本功能	216
(四) 脏腑功能系统	219
二、运气学说概论	246
(一) 运气学说的渊源	246
(二) 《素问》运气七篇大论和遗篇二论的形成	247
(三) 运气学说的多学科性	248

(四) 运气学说主要的和基本的概念	250
(五) 运气学说的应用	256
三、《黄帝内经》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	257
(一) 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反对神学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257
(二) 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259
四、《内经》五行学说解析	263
(一) 五行说溯源	263
(二)《素问》、《灵枢》中五行说	265
(三)《素问》、《灵枢》五行说解析	267
五、《黄帝内经》的一般辩证原则	270
(一) 辨标本	271
(二) 辨逆从	271
(三) 辨神	272
(四) 辨形气	272
(五) 辨虚实	272
六、标本学说的精神实质	273
(一) 主要内容	273
(二) 精神实质	274
七、人与天地相参说	275
(一) 对《内经》时期思想史的简单回顾	275
(二)《内经》“人与天地相参”说的提出	276
(三) “人与天地相参”的立论基础是气一元论	277
(四) 把握“人与天地相参”说的重要问题在于求“道”	279
(五) “人与天地相参”说着重阐明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	280
(六) 运用“人与天地相参”的观点指导防治疾病	282
(七)《内经》“人与天地相参”说与汉儒“天人合一”说有本质区别	283
(八) 结语	285
第八章 《黄帝内经》别传本的文献研究	287
一、《针灸甲乙经》	287
(一)《甲乙经》作者生平及成书年代	287
(二)《甲乙经》的名称及卷数	288
(三)《甲乙经》版本源流及现存本一般情况	289
(四)《甲乙经》主要内容及体例结构	293
(五) 对林亿等新校正基本情况的解析	299
(六)《甲乙经》的主要贡献及对后世的影响	303
(七) 历代整理研究《甲乙经》概况	307

二、《黄帝内经太素》.....	309
(一) 成书年代、历史背景及杨上善生平概况	310
(二) 《太素》有关问题的考证	318
(三) 《太素》传本情况及主要版本研究	325
(四) 《太素》的分类特点及与《素问》、《灵枢》、《甲乙经》的比较	340
(五) 对《太素》注文的研究	357
(六) 对《太素》缺佚篇卷的探讨	374
(七) 《太素》对后世的影响及对医经文献整理研究的意义	381
(八) 结语	385

《黄帝内经》一书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不仅是对此前医学文献的系统整理，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和学术体系，而且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因此，历代医家无不重视对该书的学习与研究；又因其含括内容，除医学之外，亦涉及于其他方面，故另有诸多学者亦对该书有较多关注。就当前和今后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而论，仍不失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指导意义。然而，因该书历史较久，早期史籍亦无详记，故有关该书的作者、形成年代、流传演变及学术渊源等诸多情况，虽经历了学者多方研究，然有些问题尚难取得共识。以下就该书有关问题分别加以阐述。

第一章 《汉志》著录医经类诸家考

一、《黄帝内经》之著录

《黄帝内经》一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汉志·方技略》医经类著录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右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德，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痈为剧，以生为死。”又《汉志》叙论曰：“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根据上文所述，主要可说明以下几个问题，秦末农民起义之战及楚汉之争，书籍散亡甚多，故汉代立国之初，便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此后数十年间，国家并未发生过大的动乱，但至孝武帝刘彻时，则书缺简脱，这有可能是对原来征集的图书，由于藏居不善，并有所散失，或因诸多旧籍，未曾加以整理，致使有些简书，编绳断绝，简片脱落，于是乃建立造册登记之制，并设置写书之官，将诸多旧籍重新抄录，善加保存。复经数十年，至孝成帝时，原存诸书，又有所散亡，乃使谒者陈农征集天下遗书，并诏令光禄大夫刘向进行校书工作，并由侍医李柱国分校医书。每校完一书，复由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向卒后，由其子歆继成父业，总括群书，撰成《七略》奏上。其中《方技略》内，即含有《黄帝内经》。是知《黄帝内经》一书，亦为刘向校书时，经李柱国校定，复经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而成。此为《黄帝内经》一书之最早出典。

至后汉班固修《汉书》时，其《艺文志》部分，乃系取向、歆父子所撰之《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删，节取也，即对原书内容有所取舍。《说文·刀部》：“删，剗也。”段玉裁注：“凡言剗者，有所去即有所取。如《史记·司马相如传》曰：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删取，犹节取也。”据此，则《汉书·艺文志》为班固节取《七略》而成，并将《辑略》部分，分置于其他六略之中。即今日所见《黄帝内经》在《汉书·艺文志》中之部居。此今存古代文献中，有关《黄帝内经》一书之出典也。

二、《黄帝内经》与《外经》的关系

详《汉志》著录，除《黄帝内经》十八卷外，另有《外经》三十七卷。汉后即不在于著录，别书亦不见有所称引，谅亡已久矣。

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子部·医家类》云：“刘向于《素问》之外，复得《黄帝医经》若干篇，于是别其纯驳，以其纯者合《素问》编之为《内经》十八卷，其余则为《外经》三十七卷，以存一家之言。不问其为黄帝所作与否。盖必尝著其说于《别录》，而今不可见矣。”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通释》：“按：医书之分《内经》、《外经》，犹《春秋》、《韩诗》有内、外传，《晏子春秋》、《庄子》、《淮南》有内、外篇也。《汉志·诸子略》杂家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云：‘内篇论道，外篇杂说。’《庄子》分内、外篇，成玄英序云：‘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斯又二者之异也。大抵内篇为作者要旨所在，外篇其绪余耳。医书之《内经》、《外经》，亦同斯例。由于阐明理道者，辞旨精要，与夫杂说旁陈者不同，故《黄帝内经》十八卷，而《外经》三十七卷。下文扁鹊、白氏，亦分内、外经。”

以上二家之说，皆证诸古例，此说当是。又详《淮南子》高诱序亦云：“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谓之《淮南外篇》。”又清庄逵吉序云：“《汉书·淮南王传》称，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而艺文志杂家者流，有《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天文有《淮南杂子星》十九卷。传不及《杂子星》，而志不载神仙、黄白之作。然后代往往传《万毕术》云云，大概皆黄白变幻之事，即所谓《中篇》遗迹欤。”

此例亦可进一步说明，有关淮南王刘安的诸多著作，刘向校书时，有所条贯编选。按内、外两书，以定其部居。据而推之，《黄帝内经》与《外经》，亦当出于刘向校书时，有所定名。将其重要而纯正者定为《内经》，其驳杂者定为《外经》，故《内经》存而《外经》亡，亦或与此有关。

三、《黄帝内经》与医经类别家的关系

在《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医经类书中，除《黄帝内经》与《黄帝外经》之外，尚有《扁鹊内经》与《扁鹊外经》，《白氏内经》与《外经》、《旁篇》等。

按前引刘向小叙文义，凡此诸书，其内容及大指，文或互通，义犹相类，唯托古之名有别，

故皆同类而别为诸家。黄帝者，依托黄帝也；白氏者，依托白氏也；扁鹊者，依托扁鹊也。至其有内、外之分，当与上述《黄帝内经》与《外经》之义同。

1. 《扁鹊内经》、《扁鹊外经》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千金方》、《外台秘要》皆有引扁鹊法，或为此《内、外经》之遗文。”又云：“《千金方》等引扁鹊语，皆不见今传扁鹊《难经》，《难经》固非扁鹊书也。”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著录《扁鹊内经》云：“王氏考证，《史记》仓公师公乘阳庆传黄帝、扁鹊之《脉书》。王勃《八十一难经》曰：岐伯以授黄帝，黄帝历九师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汤，汤历六师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历六师以授医和，医和历六师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按王子安氏言，秦越人始立章句，当有所受。若是，则《扁鹊内、外经》，即本《黄帝内经》，而引申发明之。今可考见者，唯《难经》及《针灸图》两书。”详王勃语，又见宋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三引王勃序。王勃，唐人，字子安。其所言，不管出于何家，显系附会其辞，不足为证。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按：扁鹊为战国初期名医，《史记》有传……一说扁鹊为黄帝时良医名，世以秦越人医术与古之扁鹊相类，因以其名名之。见《史记扁鹊传索隐》。至于《难经》八十一章，不见于《汉志》，《隋志》、《唐志》始著录《难经》二卷……旧题秦越人撰，后世多疑其伪。胡应麟《四部正譌》独谓‘医方等录，文字古奥，语致玄妙，盖周秦之际，上士哲人之作’。其论较为平允。至谓‘班《志》有《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或即今《难经》也’。则犹存疑之辞也。”

详以上诸家所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者《难经》与《扁鹊内、外经》及《黄帝内、外经》的关系；一者扁鹊为何时之扁鹊。

第一，《难经》与《扁鹊内经》、《外经》及《黄帝内经》、《外经》的关系。此一问题实质是涉及《难经》设问之难及所解之经究系何经。详《难经》杨玄操序云：“按黄帝有《内经》二帙，帙各九卷，而其义幽赜，殆难穷览，越人乃采摘英华，抄撮精要，二部经内，凡八十一章，勒成卷轴，伸演其首，探微索隐，传示后昆，名为《八十一难》。”杨氏此说，义谓《难经》所解者为《黄帝内经》，后人多宗其说，亦有另出别义者，兹不详举。然《难经》今存本内容似与此说难以尽合。

详《难经》设问之辞，约有三类，一者为“经言”类，即浑称医经中语，共有二十六问，占八十一难总数近三分之一；一者为“书言”类，即举出某书中言，仅六十三与六十四两难，均称“《十变》言”；三者为“逐言”类，即直接举出所问内容，共有五十三问。其中《十变》之义，今存其他古文献中，别无称引及记载，当是另有其书，或原医经类书中有所引用，今已不详。在“经言”与“逐言”两类中，有的见载于今存《黄帝内经》，有的与《黄帝内经》文异而义同，或题同而义异，有的则不见于《黄帝内经》。特别如十七难与二十一难所谓“经言”，今《黄帝内经》中无，反见于《脉经》卷五引“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根据上述情况，若谓《难经》所解之经为《黄帝内经》似亦欠妥。然而《难经》所解之经究系何经，似可作出两种推断，一则或取《扁鹊内、外经》中语而为之解，一则或杂取诸医经类书中语而为之解，其中或含《黄帝内经》之内容。

另者，《难经》之撰人问题，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黄帝八十一难》二卷，注：“梁有《黄帝众难经》一卷。”均未署撰人。《旧唐书·经籍志》始称“秦越人撰”。故秦越人撰说或出于后世。即是以《难经》为秦越人撰，上及于《扁鹊内、外经》亦为战国之扁鹊——秦越人撰，恐

犹为欠通。故《难经》的真正撰人，尚难论定。

第二，《扁鹊内经》、《外经》为何时之扁鹊。按前引张舜徽先生已根据前人研究提出两说，即出于战国时之扁鹊与黄帝臣扁鹊。关于第一种说法，前人研究相同者较多。然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及先秦历史背景，似秦越人并无是作。当然，亦不排除其中或收有秦越人的某些遗作。第二种说法，亦不得谓无据。如《汉书·艺文志》经方类著录《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应邵曰：“黄帝时医也。”详应邵，东汉末人，此注按行文方式，所谓“黄帝时医”，应指扁鹊与俞拊二人。又按书名中人排列顺序为黄帝、扁鹊、俞拊，将俞拊排于扁鹊之后，似亦可证明，此一扁鹊，似为黄帝时医，而非指战国时秦越人之誉称。是则此书当系依托黄帝与其臣扁鹊与俞拊等所出医方。又详《千金翼方》卷二十五《诊气色法第一》，有“黄帝问扁鹊曰：人久有病，何别生死，愿闻其要，对曰……黄帝曰：善”一段，计一百六十六字。此显系依托黄帝与扁鹊问答之语，或为《扁鹊内、外经》之遗文，故不见于《黄帝内经》。又此下继有二段，只有“问曰”、“对曰”，末有“黄帝曰善”四字，在“问曰”与“对曰”前，显为省去“黄帝”与“扁鹊”四字。此文亦不见于《黄帝内经》。又该篇尚有“扁鹊曰”文若干段，有的与《黄帝内经》义同而文异，有的不见于《黄帝内经》，此亦或出于《扁鹊内、外经》中。又该卷《诊脉大意第二》，有“问曰：手足三阴三阳十二经皆有动脉，而独取寸口者何也？扁鹊曰……”一段，若按前篇文例，此篇“问曰”前，亦当省去“黄帝”二字。此文与《难经·一难》义同而文则多异，亦或为《扁鹊内、外经》之遗文。若是，则亦可反映《难经》与《扁鹊内、外经》之渊源关系。详《千金翼方》所收文献，大都为隋唐以前留传旧籍，似此等黄帝问扁鹊文，若非汉人依托之作，恐不会是魏晋南北朝时无端又造出一个黄帝时的扁鹊来，谅必有所本也。又如《脉经》卷五“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第五”，其中内容或言扁鹊曰，或曰经言，然又有“肝脉肾脉肺脉皆实”至“季秋而死”一段，全文又见于《素问·大奇论》。此极有可能原出《扁鹊经》中，然所收此一段文字则与《黄帝内经》重出。故《扁鹊内、外经》所依托之扁鹊，似当为黄帝时之扁鹊也。

根据上述情况，似可说明，《扁鹊内、外经》与《黄帝内、外经》，虽依托之名称不同，然皆托之以上古“圣人”所作也。又从其内容方面推断，其成编之时，采摭诸多文献，有的源于同一祖本，故文亦尽同，反映二者使用之文献，互有交错；有的内容，是源于同一祖本，然撰者别加整理，故义虽同而文有别；有些内容，则各有所本，故两书互有差别，此其所以为另一家也。此二家之相互关系，应大致如是。

2. 《白氏内经》、《白氏外经》

《汉书艺文志条理》注：“白氏不详何人，自来医家罕见著录。其书大抵亦本黄帝、扁鹊《内、外经》而申说之，故其《内经》卷数倍多于前……又按：本志杂家《伯象先生》，张澍辑注曰：伯与白通。又《集韵》：白音博陌切，与伯同。疑此白氏即岐伯。而称伯氏者，此类医经，皆黄帝、扁鹊、岐伯之所传。而后世如秦越人、仓公亦皆引申发明之。”按余氏所言伯与白通，古书亦不乏其例，如《左传·鲁定公四年》：“伯州犁之孙嚭为吴太宰，以谋楚。”《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四》伯作“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子庄子白立。”司马贞索隐：“《系本》名伯。”若据此例，白氏或即伯氏。又疑其为岐伯，亦或有之。如《脉经》卷一第十三，有黄帝与岐伯问答一段一百七十八字，不见于今《素问》、《灵枢》；又《脉经》卷四诊损至脉第五文曰：“岐伯曰：脉失四时者为至启，至启者，为损至之脉也。损之为言……黄帝曰：善。”此段共

三百八十九字。详其文例，亦黄帝与岐伯问答之式，惟此前删除或脱失黄帝问语。此文论损至脉，今《素问》与《灵枢》均无。《难经·十四难》虽有文损至脉者，然文及义与此均有别。按王叔和所收，必为汉人旧籍。故此文亦或为《白氏经》中遗文也。又《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岐伯经》十卷，亦或《白氏经》之衍化本。

又按白既与伯通，古尚有托名黄帝臣伯高一家，亦与黄帝论医者也，如今《灵枢》之《寿夭刚柔》、《骨度》、《肠胃》、《平人绝谷》、《逆顺》、《五味》、《卫气失常》、《阴阳二十五人》、《邪客》、《卫气行》等十篇皆是，说明在依托黄帝臣医家中，伯高名仅次于岐伯。详《千金方》卷二十六第一有文云：“黄帝曰：谷之五味所主，可得闻乎？伯高对曰：夫食风者则有灵而轻举……肾水黑色宜咸。内为五脏，外主五行，色配五方。”此段共九十九字，主在说明食风、食气、食谷、食草、食肉者性各有别，以及五色与五味配五脏、五行。此文今《素问》与《灵枢》中均不具。详《千金方》所收，亦多隋唐以前旧籍，不知所本。亦或伯高别有所论而为传集，故亦不得排除《白氏经》为托名伯高医经之可能。

至其与《黄帝内、外经》的关系，亦或如《扁鹊内、外经》。

3. 《旁篇》

《汉书艺文志条理》注：“《旁篇》者，旁通问难之属也，或统于白氏，或别为一家。”

按《旁篇》一家，《条理》提出两种推断，往者多以统于白氏。详白氏既有《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复作《旁篇》二十五卷，似与医经类书体例不合，据医经类依托三家均分内、外经的形式分析，不难看出，定出于刘向等校书最后定著，当是在原有文献的基础上，再为分别归类整理，据依托姓名，各为命名。故《白氏内、外经》之外，似不当再作《旁篇》一类。

详旁者，广也。《尚书·说命下》：“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孔安国传：“广招俊乂，使列从官。”《广雅·释诂二》：“旁，广也。”又《说文·二部》：“旁，溥也。”段玉裁注：“按旁读如滂，与溥双声。后人训侧，其义偏矣。”是旁有广泛之义。盖刘向校书时，将医经类书各按名氏归于三家之后，余者，杂不可归，遂广收于一编，故谓之《旁篇》。

根据上述情况，《汉志》著录医经类诸书，乃刘向校书时，在各原本的基础上，经进一步整理，条贯编次，定著为若干种。由于原本编次，在使用先秦遗著及当代新作时，或互有交错，或重为整理，故其文或有文同，或有义同处，然亦各有所别，故各成一家。就其大要而言，皆如刘向医经类小叙所言，故皆归之于医经类也。

四、《素问》、《九卷》与《黄帝内经》的关系

《素问》、《九卷》之名，在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见于汉末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详该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该文并不曾言及《素问》与《九卷》的关系，及《素问》、《九卷》与《黄帝内经》的关系。且在《伤寒杂病论》散遗后，经晋代王叔和整理及后世多次整理之今存《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亦不见有《素问》及《九卷》文字。

迨至晋初王叔和《脉经》一书，则多处称引《素问》及《九卷》之文。首有王叔和自序云：

“今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诀，合为十卷。”又卷三肝胆部第一“右新撰”注云：“并出《素问》诸经。昔人撰集，或混杂相涉，烦而难了，今抄事要，分别五脏，各为一部。”又“右《四时经》后有文云：“右《素问》、《针经》、张仲景。”详其内容，大都见于今《素问》与《灵枢》中，并别出《针经》之名。余脏准此。又卷六第一至第十一五脏六腑病证诸篇，均有今《素问》及《灵枢》之文，然皆不言出典。又卷七“病不可刺证第十二”文后注云：“出《九卷》。”详其文，均见于今《灵枢》之《终始》及《逆顺》等篇。此则说明该书引文，《素问》别无异名，而《九卷》一部，又有《针经》之称。然叔和书中，亦曾言明诸书与《黄帝内经》的关系。

然晋初稍后于王叔和的另一位医学家皇甫谧，在其《针灸甲乙经·序》中则云：“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亦有所忘失。其论遐远，然称述多而切事少，有不编次，比按仓公传，其学皆出于是。”

根据皇甫谧此序，主要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①据序文及书文内容，《九卷》与《针经》为同书异名；②《针经》及《素问》各有九卷；③《素问》、《针经》即刘向父子编撰之《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之《黄帝内经》十八卷；④该书内容已错互非一，并有所忘失；⑤书文多为对医理方面的论述，切近于实际应用之内容较少。此乃皇甫谧对《素问》及《九卷》与《黄帝内经》的关系的说明，亦系对《素问》、《九卷》内容及存世传本的简要描述。

又详皇甫谧序云：“《素问》论病精微，《九卷》原本经脉，其义深奥，不易览也。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遗事也。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

根据此文，又进一步说明，《素问》一书论病十分精妙，《九卷》一书则说明经脉之原本，义皆深奥，披览不易。又有《明堂》一书，与《素问》、《九卷》皆黄帝之遗书也（按：此秦汉间人托古之义），且三部内容，义则同归，文多重复。于是乃撰集三部，“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为《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十二卷。

综观今存《针灸甲乙经》内容，其卷三腧穴及卷六至卷十二各类病证之腧穴主治，大都不见于今存《素问》、《灵枢》，盖为出于《明堂》一书；余篇内容，基本皆见于《素问》及《灵枢》中。此足可说明，皇甫谧所言之《素问》与《九卷》（或《针经》），与今存之《素问》、《灵枢》，原为一书而无疑。

又据今存《素问》、《灵枢》内容之大要，与前述《汉书·艺文志》著录医经类小叙所云亦基本契合。此亦足可证明皇甫谧所云，当非妄言。皇甫谧之说，后世均从其义，遵《素问》、《灵枢》为《黄帝内经》。

然而近代有些学者，以为皇甫谧的此一说法，无所依据，故持以异议。详皇甫谧生当三国之末及晋初，其时去刘向父子校书仅二百余年，去班固修《汉书》则不足二百年。当时，《七略》尚在，存世前朝史料，后世散失不见者，定有多种。又据《晋书》本传，谧一生读书甚多，并特请晋武帝赠书一车。其著述则不仅为医学，尚有史学如《帝王世纪》及《烈女传》等多种。在当时亦少有出其右者。作为这样一位医学家及史学家，如果仅就今日存世文献而言其说无所据，恐尚难成为确论。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医家类》对《黄帝素问》一书按云：“《书录解题》卷十三云：‘《汉志》但有《黄帝内外经》，至《隋志》乃有《素问》之名。’《提要》推本其说，因谓《伤寒论》始称《素问》，其名当起于汉、晋之间。愚谓秦、汉之间，亡书多矣，仅存于今者，不过千百中之十一，而又书缺简脱，鲜有完篇，凡今人所言书始见某书者，特就今日仅存之书言之耳，安知不早于亡书之中乎？以此论古，最不可据。即以医书言之，《汉志·方技

略》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今其存者,《黄帝内经》十八卷而已。《素问》九卷,《灵枢》九卷。此外《隋志》著录古医书可见者,亦仅《本草经》三卷,《黄帝八十一难经》二卷耳,安所得两汉以上之书而遍检之,而知其无《素问》之名乎?使《内经》不名《素问》,而张机忽为之杜撰此名,汉人笃实之风,恐不如此。《提要》不过因《汉志》只有《内经》十八卷,并不名《素问》,故谓其名当起于刘、班以后,不知向、歆校书,合中外之本以相补,除复重定著为若干篇,其事无异为古人编次丛书全集。著之《七略》、《别录》,其篇卷之多寡,次序之先后,皆出重定,已与通行之本不同,故不以原书之名名之。如《战国策》三十三篇,初非一书,其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而刘向名之曰《战国策》。见向《战国策叙》。”余先生此论,从向、歆校书之实情,结合古籍之具体例证,分析《汉志》著录诸古籍当时之实际情况,很有道理。因此,仅凭今日存世之古文献,而云皇甫谧出言无据,恐非如是。

或者据《汉志》著录诸书之篇卷分析,以为《汉志》诸书多称若干篇,其或称若干卷者,卷亦篇也。故《汉志》著录之《黄帝内经》十八卷,即十八篇,非若今日存世之《素问》、《灵枢》,各具八十一篇,亦或以为当时尚无如此八十一篇字数之巨著,故今存之《素问》、《灵枢》,并非《汉志》著录之《黄帝内经》。

此对篇卷等同之说,固多如是,然恐向、歆校时,各类古籍情况,亦十分复杂,作为书文内容计量单位名称之篇卷,在今《汉志》著录诸书中,亦不尽同,有些和后世存本亦有所别,今举例如下:

诗类:《诗经》二十八卷、《毛诗》二十九卷。今《十三经注疏》本收《毛诗》为二十卷,计三百余篇,与《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之数亦合。该文宋邢昺疏云:“《诗》三百者,言《诗》篇之大数也。”故后世亦称《诗经》为“三百篇”。此岂得谓《汉志》著录之《诗经》二十八卷即二十八篇,《毛诗》二十九卷即二十九篇。

孝经类:《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颜师古注:“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章。”详此所言“章”,作为文章之计量单位,实与言“篇”之义相近。据此刘向自注所言,亦可说明,《汉志》著录之书,其单位名称原有不同层次之分。

又《尔雅》三卷二十篇。张舜徽按:“今本《尔雅》分上中下三卷,有释诂、释言……共十九篇。或谓《尔雅》原有序篇,故汉世为二十篇。序篇既失,仅存十九,理或然也。”按此书最能说明卷与篇的另一种情况和层次关系。

书类:《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颜师古注: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郑玄《叙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此篇卷之不同者又一例也。

又或以《汉志》著录《黄帝内经》,不言含有别题名者为据,故《素问》、《针经》等并非《黄帝内经》一书。详《汉志》著录诸书之题名,亦十分复杂,并非千篇一律,就著录所见,大都仅一级题名,然亦有二级题名者,亦有虽为一级题名,而书中实含二级或三级题名者,今举例说明。

儒家类:《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列女传颂图》也。详《汉书·刘向传》云:“向采传记,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序次《列女传》凡八篇,著《疾讬》、《摘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顾实讲疏:“《别录》曰:‘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

篇。’《初学记》卷二十五。盖合《颂义》一篇为八篇也。《疾讌》、《摘要》、《救危》、《世颂》，盖皆《世说》中篇目，即《世说》也。”此足可说明刘向所著诸书，如《疾讌》、《摘要》等，原皆单篇别行者，后综合而归入《世说》，而《汉志》著录之《刘向所序》一级题名中，又包括《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等，虽为二级题名，亦皆独立成编之书。

又《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太庙》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据此书著录之正文与注文，亦说明该书有两级题名。《扬雄所序》之总名，为一级题名，其内复含《太庙》、《法言》、《乐》、《箴》，为二级题名，实则《太庙》、《法言》等四书，皆独立成编。如《法言》一书，今犹存焉，仍十三篇。

道家类：《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以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按此书著录正文，已具两级题名。《太公》者，一级总名也。《谋》、《言》、《兵》者，二级题名也。实则《太公》一书中，含有三书。又据原注所云，向、歆校书时，已疑其或非尽出太公吕望之手，徒以其名托之耳。

杂家类：《吕氏春秋》二十六篇。详《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吕不韦乃使其客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又沈钦韩云：“总十二《纪》、八《览》、六《论》也。十二《纪》，《纪》各五篇；八《览》，《览》各八篇；六《论》，《论》各六篇；凡百六十篇（第一览少一篇）。”此与司马迁《史记》所言亦合。则《吕氏春秋》一书，《汉志》虽仅著录其总名一级题名，实则该书中尚有《纪》、《览》、《论》三个二级题名。又详该书中，尚有三级题名，即今之所言篇名也。如“孟春纪第一”中含孟春、本生、重己、贵公、去私五篇；《有始览第一》中含有始、应同、去尤、听言、谨听、务本、谕大七篇（按：此后文例，此览脱失一篇）。是则此书实有三级题名，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若以《汉志》著录二十六篇之文，以今义释之，则与原书实况岂不大悖矣。

根据以上所引《汉志》著录诸书，有关卷篇关系、大小题名、著录内容及方式等问题，亦可见情况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因此，若以一种模式为《汉志》著录准则，且据此以否定今存《素问》、《灵枢》（即古之《九卷》或《针经》）与《黄帝内经》的关系，似尚难为凭。故在别无确证之前，仍从皇甫谧说，亦不得谓之无据。当然，遵从皇甫谧此说，并不否认今存《素问》、《灵枢》因历经部分散亡与后人整复，难免有后世增补之内容。此亦完全符合古籍演变的一般规律。